

DAPO CHENMO DE  
CHENMO

# 打破沉默的 沉默：

《宠儿》的多维度解读

罗 毅◎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本课题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11-05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基金资助

DAPO CHENMO DE  
CHENMO

# 打破沉默的 沉默：

《宠儿》的多维度解读

罗毅◎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打破沉默的沉默:《宠儿》的多维度解读 / 罗毅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643-1774-4

I. ①打…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  
美国—现代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8238 号

### 打破沉默的沉默:《宠儿》的多维度解读

罗 毅 著

责任编辑	吴 迪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a href="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a>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75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774-4
定 价	27.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爱妻，是她饱含至爱的支持和奉献，使书得以顺利付梓。

# 自序

美国黑人文学是美国黑人作家的智慧结晶。黑人文学根植于黑人的悲惨经历，所以，黑人文学与其他的文学流派有着显著的不同。黑人文学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大致说来，它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早期的黑人文学；（2）19世纪上半期的黑人文学；（3）南北战争时期的黑人文学；（4）黑人文学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5）二战后的黑人文学。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历史是黑民族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史，所以黑人文学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外国文学研究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说到研究，还是有点蜻蜓点水的浅薄，也有点浮光掠影的空洞，外国文学毕竟是文学大系统的一个很小的子系统。更何况，外国文学只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除了中国的文学，其余的都是外国文学。体系如此庞大，研究的切入点很难寻找，真有点“无处话凄凉”的伤感。

2005年8月，我有幸作为SST项目的访问学者之一（当时去的还有另外四个大学的老师），赴美国戈申学院（Goshen College）进修学习，师从Ann Hostler教授学习美国文学。Ann是一位白人女教授，也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她对文学的解读方式真的是与众不同。她对非裔美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有着深深的偏爱，因此，她对非裔美国作家及其作品总是充满了感情，对其作品的分析也很多，于是，我很幸运，就这样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美国黑人文学，尤其是黑人女性文学。

黑人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就这样深深吸引了我。Ann 给学生推荐了很多的黑人文学作品，比如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的《我知道囚鸟为何歌唱？》，哈里特·雅可布（Harriet Jacobs）的《一个女奴生活中发生的事》，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凝望上帝》，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所罗门之歌》、《最蓝的眼睛》、《秀拉》，等等，这些都是美国黑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并且已经融入了美国黑人文学传统。这些黑人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带给读者全新的心理冲击。她们的作品各自散发着个性的光芒，相似之处在于，大部分作品都关注黑人世界、种族命运、妇女权益，并且所揭示的主题有一定连续性。共同的血缘将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美国黑人文学成为当代美国文学文坛盛开的一朵奇葩，散发着奇异的芬芳。

这次访问学习，给我启发很大，我发现了自己研究的空洞症结之所在。我一直在宽泛而笼统的文学的表层土壤上耕耘，当然收获的只能是空洞。黑人文学作品以别样的叙事方式吸引了我，我决定把黑人文学作为自己文学研究的落点，这个决定自然让我兴奋不已。但是兴奋归兴奋，黑人文学也是美国种族文学里很大的一块，黑人作家、黑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可胜数，切入点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该从哪个作家，或者哪部作品着手研究呢？当时还是一头雾水。兴奋很快就被沮丧和郁闷替代。

在戈申学院学习是单调乏味的，每天上完课，困顿极了，想放松放松，看看电视，可是除了几个狂热的宗教栏目以外，其他的频道是要付费才能收看的，闲暇的时光太难打发。戈申学院读书的成都男孩李一聪（由 Yicong Li 音译而来）常爱到我

们访问学者的家里玩。他乡遇老乡，分外亲切，他的到来，自然丰富了我们的娱乐方式。我不时陪着他去录像店租上几部电影回来看看。有一次租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宠儿》(Beloved)，由美国脱口秀的著名主持人欧普拉·温芙蕾饰演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塞斯。电影的画面和叙事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有了深入了解小说《宠儿》的冲动，我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原著仔细阅读。虽然教授英语二十年，可是，莫里森的这部奴隶叙事作品还是让我饱尝了阅读的艰辛。几次艰苦的阅读之后，我领略到了莫里森叙事的巧妙和语言的精美。这一次与莫里森通过《宠儿》的“对话”，我又兴奋了，这次的兴奋是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研究黑人文学的落点。

正如莫里森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仪式上的演讲所说，语言像“一只小鸟”被权力、权威那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攥着，有生命的语言变成死亡的语言，因为，语言居然如此柔弱，被官方强力和强权牢牢攥住，进而被统一格式化，被重新书写、被规训，于是，欺骗和愚化民众的“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被设计出来，“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悄然被涂改、被隐去。语言被政治暴力格式化，真实的历史被重写，于是，黑人在美国蓄奴时期遭受的那段苦难的历史终因“无由表述”而归于喑哑。

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苏珊·蓝瑟在其评论专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批评道，“美国黑人女性写的有关美国黑人女性的小说只能靠边站”<sup>①</sup>，理由很简单，在这些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白人作家和批评家集团看来，这些作品是“无足轻重的‘女性’”以及难登大雅之堂的

---

<sup>①</sup> 苏珊·蓝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黑人’写的”<sup>①</sup>，因此，“美国黑人女性叙述声音在正式场合‘无以言说’”<sup>②</sup>。托尼·莫里森作为黑人女作家，自然也“无以言说”。更何况，莫里森的父母来自于南方黑人文化区，在白人文化被尊崇为中心文化的美国，莫里森是文化意义下的“他者”；莫里森是黑人，是种族语境下的“他者”；莫里森是“女性”，是“第二性”，是性别话语语境下的“他者”，三重的“他者”身份，注定了她和她的《宠儿》“难以言说”。反观莫里森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的波折，不难看出“白人大老爷们”是如何地蔑视黑人女作家言说的声音的。

对于有着三重“他者”身份的莫里森，既要寻找和开拓“言说”的空间，又要让“言说”经受住“‘心存芥蒂’的‘公开’听众的过滤”<sup>③</sup>，这是莫里森所面临的叙事困境，莫里森应该如何突围？“言说”空间被“过滤”和规训，莫里森不得不采取迂回的策略。于是，在《宠儿》奴隶叙事文本中，莫里森巧妙地应用了“协商合作”的“双重声音的文本结构”的叙事策略。在“双重声音的文本”解读中，既能引起黑人读者的“亲切的合作共谋感”，又同样能够让白人读者获得自己期望的“文化代码”。莫里森的叙事策略的确了不起，通过“文化代码”的植入和读者的破译，《宠儿》文本中那“坚实得无法穿透的”“沉默”最终得到不断的“言说”。在白人话语圈里“难以言说”的莫里森，终于凭借《宠儿》为自己开拓了“言说”的途径。

莫里森是一流的小说家，她对各种叙事手段的使用都显得

---

① 苏珊·蓝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② 苏珊·蓝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③ 苏珊·蓝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那么得心应手。她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大将，手中大旗一挥，所有的叙事手段便群起响应，投奔在她的麾下，凭她差遣。在《宠儿》文本中，莫里森完美地集结和调用了所有的叙事手段和策略：通感、象征、隐喻、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哥特式叙事、后现代碎片叙事、身体叙事、超自然叙事、空间转换叙事、不可靠叙事、身份解构叙事、后现代的现实主义叙事、多人称叙事，这些叙事策略和技巧使得《宠儿》文本流光溢彩、哀婉低回、荡气回肠。黑人奴隶们用身体所刻写的苦难历史在后现代叙事的碎片中，构成了清晰的“图像”。于是，一段哑然无声的历史在《宠儿》文本里得以重现，黑人和白人的记忆得以重构，美国的民族记忆得以修复。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莫里森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宠儿》的原因，《宠儿》文本的叙事手段和策略也将是我在该专著里边探讨的重点。研究莫里森，研究她的经典之作《宠儿》，不是因为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想借机讨个巧，让研究的东西能够吸引关注，而是我被莫里森的“种族言说”中的人文精神隐喻和警示所感动。在新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新的“语言体系”正悄无声息地规训和书写着人类的命运，对此，莫里森在二十多年前所做的隐喻和警示的价值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还应当时时被重提、被复习、被珍视、被传递。

罗 毅

2012年3月1日于汶川县水磨镇

# 目 录

第一章 作家与作品 .....	1
一、作家介绍 .....	1
二、作品简介 .....	6
三、莫里森为《宠儿》序 .....	8
四、《宠儿》的问世与影响 .....	12
第二章 作品叙事手段与策略研究 .....	16
一、后现代叙事 .....	16
二、哥特式叙事 .....	26
三、身体叙事 .....	34
四、魔幻现实主义 .....	45
五、超自然 (Supernatural) 叙事 .....	53
六、不可靠叙事 .....	58
七、空间叙事 .....	64
八、身份解构叙事 .....	71
九、沉默叙事 .....	87
十、“他者”视角 .....	96
十一、与《圣经》“对话” .....	106
十二、象征研究 .....	114
第三章 非洲元素 .....	138
第四章 精神分析 .....	146
第五章 文本主要人物素描 .....	155

第六章 主题分析·····	174
第七章 宠儿意象之意义之追问·····	187
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02

# 第一章 作家与作品

## 一、作家介绍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托尼·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玛雅安·吉洛等众多黑人女作家获得了普利策奖、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进入鼎盛时期。莫里森自然是这一时期的文坛主将，“她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以彰显性别、种族和文化为主话语场”<sup>①</sup>。独具个性的莫里森以她的无可比拟的杰出成就向世界文学界宣告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托尼·莫里森 1993 年因作品《宠儿》而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成为唯一一位黑人女作家得主。2006 年年初，《宠儿》又被《纽约时报》评为“25 年来最佳美国小说”第一名。莫里森无疑是黑人文学星空中闪烁着最华丽光芒的那一颗星星。

在黑人文坛上独放异彩的莫里森，出生并不显赫。1931 年，莫里森出生于俄亥俄州钢城洛里恩（Lorain Mhio），母亲是教堂唱诗班的领唱，父亲是一个造船厂的电焊工，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家庭。莫里森的父亲是个故事大王，特别擅长讲述黑人民间传说和鬼怪故事，因此，莫里森自幼就深受黑人文化的熏陶。1949 年，莫里森从洛里恩高中毕业，同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专为黑人开设的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攻读英语和古典文学。1953

<sup>①</sup> 王军主编：《20 世纪美国作家与作品赏析》，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6 页。

年，霍华德大学毕业后，莫里森又进入康奈尔大学（The Cornell University），专门研究美国证明作家福克纳（Faulkner）和沃尔夫（Wolf）的小说，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在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华德大学执教。1958年，她与牙买加建筑师哈罗德·莫里森结婚，生了两个孩子。1965年，她的婚姻破裂。离异后，莫里森辞去了霍华德大学的教职。1966年，莫里森在纽约兰多姆（Random）出版社担任高级编辑，为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自传和一些青年黑人作家作品的出版竭尽全力。在兰多姆出版社，莫里森牵头主编了《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这部黑人史书记载了美国黑人三百年的历史，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20世纪70年代起，作家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和巴尔德（Bard College）学院讲授美国黑人文学，并为《纽约时报·书评周报》撰写过30篇高质量的书评文章。1987年起，她出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讲授文学创作。

美国著名的黑人教育家、学者杜波依斯（Du Bois）是一个有着独到见解的学者，他用了一个词来描绘黑人、黑人作家在白人文化里生活的感觉，这个词就是“双重意识”，因为，黑人们“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自我，用一个以逗乐的蔑视和怜悯的眼光观望的世界的尺子来测量一个人灵魂的感觉，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能力”，于是，美国黑人时刻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美国人，另一方面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抗争；两种冲突的理想同在一个黑色的身躯里，唯有躯体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避免被撕得粉碎”。双重意识表达了黑人对生存、自由和完整的自我的强烈渴望。黑人的自我文化意识和自我身份建构得到了理论滋养。

作为黑人女性，莫里森也感受到了双重性在自己身上的刻写，这种双重性是强势的白人文化和莫里森血液里的黑色文化协商的结果。在教授和研究白人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莫里森不无悲凉地

发现，美国白人作家极度狂傲，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最敏锐、最具有代表性、最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黑人们在他们的想象中没有意义，无足轻重。更让人痛心的是，19世纪，歧视色彩浓郁的美国宗教文化赤裸裸地把黑色和白色对立起来，为自然的颜色涂抹上一层人为的文化色彩，为白人优越论和黑人低下论提供了宗教基础。肤色在宗教文化的隐喻下，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沦为美国社会黑白两个种族各自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这为种族歧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文学作品中 and 电影电视里，黑人通常被描述成为这样的形象：或是地位低下、卑躬屈膝、丑陋不堪、低等动物般的奴仆或者配角，或是悲剧色彩极为浓厚的主角；他们皮肤黝黑，智力低下，对自己的身份无从把握，对自己的地位无所适从，如此的形象刻写成为固定的文化模式，最终成为黑人的自我认同，进而陷入自我憎恨、自我否定的泥沼无法自拔。就这样，在美国整个种族空间里，白人作家、艺术家以其强势的文化话语权掌控着空间的“言说”，使得黑人的传统被否定，黑人的“人”性被否定，黑人赖以依存的传统文化被隔断，于是，离根的黑人最终因为无法完成身份和地位的确认而在生活中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和失落感。无奈之中，许多黑人只得转向强势的白人文化，期望在“他者”的文化里寻求些许慰藉，向往和皈依“他者”的白人文化而造成黑人传统文化的自我放弃，给黑人的传统与文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悲剧。这样扭曲的文化气息和模式，让有着作家良知的莫里森敏锐地意识到黑人作家所必须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借用文学艺术手段，在新的视角下，利用新的“种族言说”叙事方式对黑人进行“言说”，从而改变黑人在叙事中被固化的那种温顺、简单、卑微的形象，重新建构黑人身份，让黑人摆脱“双重意识”的身份纠缠，最后在种族主义锁链的禁锢和桎梏中突围。

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莫里森进行着叙事的艰难突围。莫里森对语言有着极强的驾驭能力，她就像个魔术师一样，把不同的语言模块、声音单位巧妙地集结起来，以完成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刻写。莫

里森从不靠着作家的叙事权威而滥用语言的暴力，把自己的观点生硬地塞给读者。她娴熟地呈现着语言的魅力，读者在魅力的牵引下，不自觉地走进小说的内里，与作家一道，感受主人公鼻翼的翕动、心脏的律动、内心的挣扎，触摸主人公生活的现状，体味主人公生活的甘苦。莫里森的作品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因素。《所罗门之歌》中，派特拉平坦、没有肚脐眼的腹部；戴德一世的鬼魂；奶娃与神话小说中寻宝人经历相似的自我发现之旅；取材于黑奴传说的“飞回非洲的黑人”；《柏油娃儿》中来自非洲的“柏油夫人”这些超现实因素及黑人传说和神话，为莫里森的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和魔幻色彩。莫里森的语言吸取了黑人口头文学的传统，看似简单却幽默、机智。那是经过精雕细琢之后又不留痕迹的文学语言。她的作品还随处可见色彩和音乐的意想，语言的美感更是得到了加强。

自我追寻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非洲和美国在地理上是分离的一样，非洲美国人的自我身份主体性也是断裂的。一方面，非裔美国人，尤其是作家，渴望加入美国主流社会，被主流社会接纳；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的黑人文化传统，使自己不沦为离根文化的流浪儿。因此，非裔美国作家和其他黑人总是在自我和自我异化之间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杜波伊斯所谓的“双重意识”。黑人自我的异化主要是因为自我与自身文化传统的断裂，其主要表现特征为忘记过去，忘记历史，祖辈或者母亲缺席，等等。另外，白人世界中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渗透和颠覆，也造成了黑人自我的异化。黑人文化传播的断裂以及黑人持续性的自我异化，使得非洲传统的历史和文化渐行渐远，莫里森忧心忡忡，她想借助小说来努力修复和重构。与此同时，莫里森也在警示自己的黑人同胞：无论怎样都不要离开黑人社区，离开黑人自己构建的黑人社团。这是黑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疏离黑人社团就是追逐危险。黑人的自我追寻和实现从来不是孤立的，总是要和自己所处的黑人社团相联系的，离开了这个团体，个体就会孤立无援，并且随时有丧命之虞，遑论追寻。追寻既不能离开黑人社区、黑人社团，也不能疏离

“过去”，疏离历史。在作家看来，“过去”是黑人文化精髓的宝库，只有回归“过去”才能找到黑人灵魂的寄托。这里的“过去”——在莫里森的笔下——既包括非洲也包括美国蓄奴时期的旧南方，旧南方和非洲一样，是黑人传统文化的摇篮。也许是莫里森太过悲观，也许是现实的语境让她沮丧，我们在她小说中看到，故事里的人物要么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过于疲惫，要么误以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在面临着被白人文化所同化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他们往往刻意忘记“过去”，疏离“过去”，让自己远离自己文化血脉上的根，从而放弃自我追寻。

莫里森的主要成就在于她的长篇小说。自1970年起，她一共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著名的有：《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s*, 1970）、《秀拉》（*Sula*, 1973）、《所罗门之歌》（*The Song of Solomon*, 1977，获全国图书评论奖）、《柏油孩子》（*The Tar Baby*, 1981）、《宠儿》（*Beloved*, 1987，获1988年普利策奖和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爵士乐》（*Jazz*, 1992）、《天堂》（*Paradise*, 1999）、《爱》（*Love*, 2003）。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逼真，想象力丰富。在这些故事里，莫里森用精心雕凿的语言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黑色”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我们看到，美国黑人不再是白人作品中所刻写的那种模式化的无足轻重的怪人，而是真真切切的人类的一个群落，这里的人和我们所有其他人种一样，有生命，有呼吸，有喜悦，有忧伤，有爱情，有憎恨，会生病，会死亡。

“黑人”、“女性”、“贫穷”，是莫里森成长过程中被贴上的三重“身份标签”，这三重“身份标签”是“难以承受之重”，给她的成长笼罩了一层阴霾。成长的阴霾经历使得莫里森对她的主人公感同身受，也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在小说《宠儿》的扉页上，莫里森借《圣经》的一段话为喻，作家亲切地呼唤着那些逝去的灵魂，称呼主人公为她的子民，是她所爱的人，作家对非洲黑色族群的怜爱和命运的悲悯之情跃然纸上。带着这份悲悯



打破沉默的

## 沉默：《宠儿》的多维解读

和深爱，莫里森在作品中更加刻意去触摸和探究主人公在种族压迫与性别歧视的双重挤压下的恐惧、生存渴望的心理挣扎、自我缺失的迷惘与寻找，以期还原被官方语言设计和涂改的真实历史语境，让“千百万民众的苦难”得以“言说”。“苦难”或“创伤”的“言说”使得莫里森与部分黑人作家的刻意迎合有着迥然的不同。莫里森在作品中采用这种泾渭分明的“言说”，目的不是向世人宣告她要制造新的黑白对立，而是为美国重构记忆和历史，记忆和历史的重构就是为了医治美国整个民族患下的一种病症——记忆缺失症。因为，蓄奴的那一段历史太过血腥和暴力，美国的白人羞于面对，不敢面对，黑人刻意回避，黑人白人有选择的遗忘，使得那段历史被中断，归于喑哑。当整个美国民族有勇气面对创伤的过去时，黑人和白人才有建构未来的希望，这才是莫里森希望看到的，也是她重构记忆和历史的良苦用心。当黑人们从作品中发现那么多的非洲元素在熠熠生辉时，他们会爱上的，爱上那些非洲元素，就是爱上他们自己，因为那些非洲元素是构建他们的自我主体的文化基因。莫里森一直这么坚持着，坚持着自己的叙事方式，坚持着“种族言说”的原则，因为，她知道，这是在捍卫一个作家的道义和良知。

## 二、作品简介

莫里森为小说《宠儿》选取的故事发生场景是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那处鬼魂纠缠的农房，叙述的“现在时”是1873年，蓄奴制已废除10年。1850年，13岁的黑女孩塞斯被卖到美国南方肯塔基州一个叫“甜蜜之家”的种植园为奴。种植园的奴隶主是加纳，他的妻子叫莉莲。14岁时，在奴隶主加纳夫妇的恩准下，塞斯和庄上的男性黑尔“结婚”，塞斯相继为黑尔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并且很快又有孕在身。加纳先生去世后，加纳夫人请求加纳先生的妹夫“学校老师”接管了庄园，“学校老师”带来了两个侄子，一起管理“甜蜜之家”。“学校老师”两个侄子禽